世界经典名著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（上）

〔俄〕奥斯特洛夫斯基　著

罗红　一平　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第一部 …… 员
第一章 …… 员
第二章 …… 愿
第三章 …… 獭
第四章 …… 远
第五章 …… 愿
第六章 …… 员圆
第七章 …… 员愁
第八章 …… 员圆
第九章 …… 员圆

第 一 部

第 一 章

有些虚胖的瓦希里神父，穿着法衣，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，瞪着眼睛扫视全班同学。接着说道：“节前到我家补考过的，都站起来！”

这时，从板凳上站起六个学生，四男二女。神父用两只小眼睛凶凶地看着他们，仿佛要将他们看穿似的。孩子们一个个都战战兢兢。

“你们给我坐下。”神父朝女生挥了挥手。

她们这才松了口气坐了下来。

瓦希里神父用那双小眼睛死盯住四个男生。

“小无赖，坦白交待谁抽烟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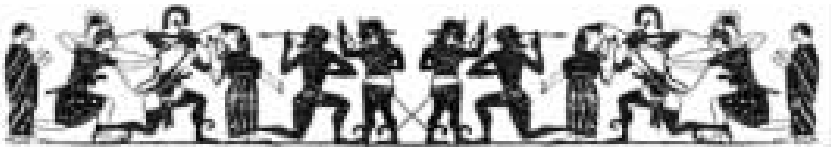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四个男生都压住嗓门回答道：“神父，我们不会抽烟。”神父顿时脸涨得通红。

“混蛋，你们都不会抽烟，瞧瞧！把口袋都翻过来，喂，快些！没听见我的话？翻过来！”

三个孩子一齐把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。神父仔细地查看线缝，寻找细碎的烟丝，但什么都没找到，便逼视第四个男孩。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，蓝裤子，膝盖上打着许多补丁。

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一样，站着一动不动？”

这个黑眼睛的男孩强压住心中的仇恨，轻声地答道：“我没口袋！”一边说他一边摸了摸缝死的袋口。



“你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我就查不出来是谁搞的恶作剧——糟蹋了发面！你以为这次还可以继续呆在学校里吗？不，小傻瓜，没那么容易了！上次你妈妈来求情才把你留下的，这次可别想了。给我滚出去！”他死死地揪住男孩的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“叭”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。

教室里静得出奇，没有一个人多说一句话。谁都不知道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这样被赶走，只有保尔的好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明白。那次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父家补考，在厨房里等候神父时，他目睹保尔把一撮烟灰撒进了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。

被赶出去的保尔，坐在了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。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做厨娘，每天清晨到深夜，对他爱护备至，这下回家怎么向妈妈交待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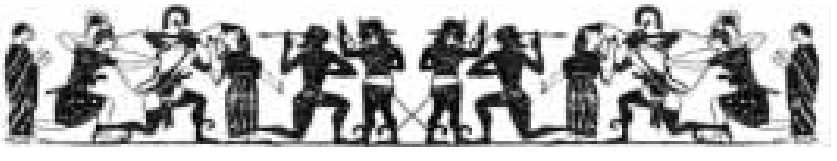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泪水浸满了眼眶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都怪这该死的神父……可我何必又去撒烟末呢？谢廖沙怂恿我，他说：‘来吧，咱们给歹毒的家伙撒一撮！’撒啦。谢廖沙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却被开除了！”

保尔与神父早已就有嫌怨。有次他和列夫丘柯夫打架，神父不准他回去，说：“饿他一顿。”有个老师怕他在空教室里捣蛋，把他带进高年级教室里。保尔坐到后面的凳子上面。

这个瘦如火柴杆一般的老师，穿着黑上衣，讲解地球与天体。他讲地球已有好几百万年，月亮也差不多。保尔听着吓得张大嘴巴。他觉得这些内容好奇怪，简直想站起来与老师讲：“《圣经》不是这样说的。”但一胆怯没敢说，怕挨骂！

神父的圣经课，保尔都得满分。所有祈祷词，新约和旧



约，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保尔决定向神父问清楚。所以圣经课刚开始，神父刚坐下，保尔就举起了手。他被允许提问：

“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讲地球几百万年前就存在，而《圣经》上却说是五千……”

“混账，你扯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学《圣经》的？”他被瓦希里一声尖叫给打断了。保尔还没来得及辩解，已被神父揪住了两只耳朵，脑袋被撞到墙上。之后，保尔鼻青脸肿，吓得半死，被推到了走廊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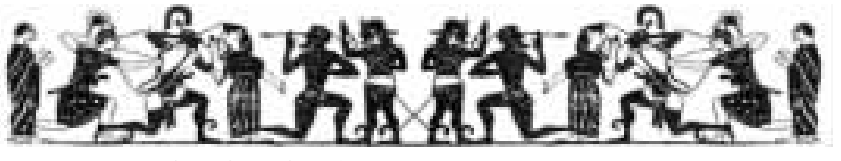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次他仍然想到了妈妈，求神父准许他回校再念书。从此以后保尔便恨透了神父。确切讲是又怕又恨。他从来难以忍受别人对他的侮辱，更忘不了神父残暴的体罚。他把仇恨压在心里并不作响。

后来他经常受到瓦希里神父的歧视和刁难，每每抓住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去，连续几星期站墙角，从此不再被提问。于是在复活节前，他才去补考。正是这次，他才在神父家的厨房里，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粉里。虽然没有被发现，但神父还是猜准了是他干的。

下课后，同学们在院子里围住了保尔。他紧皱着眉头，闷声不语。谢廖沙并没走出来。他觉得自己也有错，却帮不上任何忙！

校长叶夫列姆·瓦希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。他低沉的嗓门吓得保尔打了个冷战。“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边来。”于是保尔忐忑不安地朝办公室走去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有五十多岁了，苍白的脸，浅色的双目灰暗无光。他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：“他多大了？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十二岁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好吧，留下他。但条件是：每月八卢布，当班的日子有饭，干一天歇一天。但可千万别偷东西啊！”

“放心吧他不会偷的，我敢保证。”妈妈慌忙说。

“那今天就开始。”老板回头叮嘱耳旁的一个站柜台的女侍：“齐娜，带这小伙子去洗碗间，让弗罗霞派活儿，让他顶格利什卡。”

女侍正切火腿。她放下刀冲保尔示意，穿过餐厅，走向洗碗间的门。保尔和妈妈都紧跟着。妈妈低声嘱咐：“保夫鲁卡，卖力别丢人！”她用忧虑的眼光送走了儿子，便回去了。

洗碗间的人都各自忙个不停：桌子上是小山似的杯盘刀叉。几个女工不停地擦洗。

还有个红头发的男孩，在两个大茶炉间忙碌着。他好像比保尔要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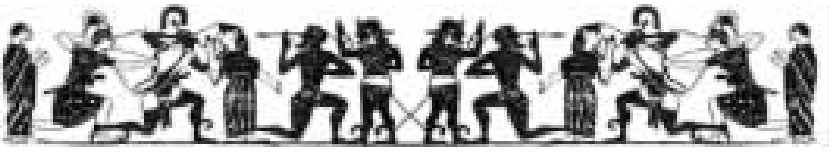
整个屋子被洗碗碟的木盆里开水冒出的雾气所弥漫。保尔进来连女工的脸都看不清。他傻傻地站着不知该干什么，甚至不知站在哪个地方才好！

齐娜走到一个洗碗的女工旁轻声说道：“弗罗霞，新的小伙计，顶格利什卡的。”

齐娜回头指着那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告诉保尔：“她是领班，听她的指示。”说完便回小卖部去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保尔轻声地答道，两眼一直望着领班，等她派活儿。弗罗霞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上下打量着保尔，估摸着他能干什么样的活儿，接着挽了挽滑下的袖子，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：

— 源 —



“小兄弟，干点儿杂活儿吧，这口大水锅，清早把水烧开，让里面一直有开水。当然还得劈柴，还有这两个茶炉也得管。太忙时，得擦洗刀叉，倒去脏水。小弟弟，活儿够多了，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。”她满嘴科斯特罗马方言，“葬”发得很重。

保尔听着，又见她长着小翘鼻子，红苹果似的圆脸，不知不觉有些高兴起来。

“这大婶看上去挺和气。”他暗暗想，便壮了壮胆子问弗罗霞：“大婶，我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洗碗间的女工立刻哈哈大笑起来，把他的话淹没在笑声中。他愣了。

“哈哈哈……弗罗霞有个大侄子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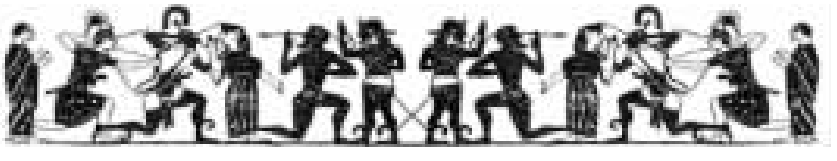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弗罗霞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。因为陷里都是蒸气，保尔没看清这个 岁女孩儿的脸。

保尔很难为情，便转过脸问那男孩：“我现在该做什么？”男孩只是嘻皮笑脸地回答：“问你大婶吧，她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。我是临时工。”说完便朝厨房跑去。

这时保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招呼他：“过来帮忙擦叉子吧。你们都笑什么？这孩子讲什么了？拿着。”她给了保尔一条毛巾，“咬住一头儿，拉紧另一头儿，把叉齿在上面来回蹭，一点脏污也不留。这里对这个最计较，老爷们挑得很细，总是翻来覆去地看，叉子一有丁点儿的脏东西，老板娘肯定会立刻把你这个倒霉蛋赶走。”

“什么老板娘？”保尔摸不着头脑，“老板不是个男人吗？”女工们又笑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，咱们的老板只是摆设。他饲窝囊废，一切由老



板娘作主。她现在不在，过些日子便会见到她了。”

洗碗间的门开了，三个伙计，每人捧着一大堆脏兮兮的杯盘刀叉走了进来。

一个方脸宽肩、有些斜眼的说：

“加紧些干，十二点的那趟车就要进站了，你们还在这儿发呆。”他看见保尔，问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。”弗罗霞回答。

“喂，听着，新来的！”他用粗壮的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，把他推到大茶炉前，“这两个炉子你给看好，瞧瞧，已灭了一个，那个也快没火星了。今天算了，再这样就会吃耳光子了，明白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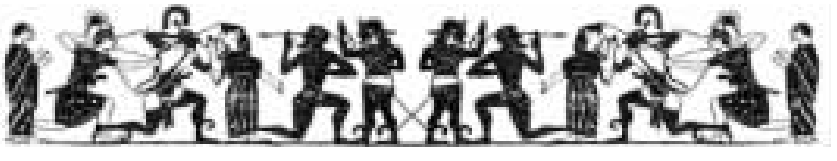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保尔就此开始了劳动的一生。第一天上工，还从没这么卖力地干过。他知道这不比家里，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这儿要是不听，说不定会给耳光的。

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，火星从大肚子茶炉下迸出来，这茶炉能盛四桶水。他提起脏桶，倒进外面的水坑里，接着往锅底下添柴，又把湿毛巾放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干了所有的活儿，没停一刻。深夜才拖着乏极了的身子走进厨房。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掩上的门，说：“唉，干活儿像发疯，这孩子挺特别，一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！”

“对，很懂事，”弗罗霞说，“干活不用假。”

“过几天累坏了，就不会这么干了，”卢莎不以为然，“一开始都这样……”

整整一夜，保尔干得精疲力尽。早晨七点，一个胖圆



脸，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，保尔便将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。

男孩见什么都已弄妥，茶炉烧开了，便两手一插，从咬紧的牙缝里往外挤唾沫，狠天狠地似的白了保尔一眼说：

“喂，傻瓜，明天早晨准六点接班。”

“六点？”保尔问，“七点吧？”

“人家七点是人家，你六点，别啰嗦，再说我立刻叫你脑袋上长包！你小子不开窍，才来就不老实听话。”

交了班的女工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孩子拌嘴。那男孩的无赖与挑衅很是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，恨不得揍他，但怕被开除，就忍住了。虎着脸说：

“你别吼，别吓唬我，小心自讨苦吃。明天我七点来，要打我不会怕你。想试吗？我奉陪！”对方朝开水锅退了一步，瞧着狠狠的保尔，没料到碰上这样一个硬钉子，倒有些茫然失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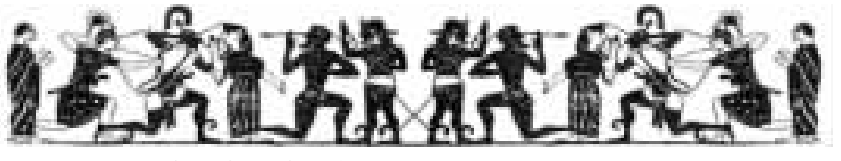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，走着瞧！”他有些含含糊糊。

头一天平安无事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觉用劳动可挣得工钱，自己已成人了。现在他工作了，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

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房后冉冉升起。很快，保尔的家便显现出来，近在咫尺，就在列辛斯基家后面。

“妈妈大概刚刚起床，我就工作结束了。”保尔加快了步子，一边想一边吹着口哨。“不让我上学也好，反正那混蛋的神父不是好东西，真想啐他一口。”想着想着，他已到了家门口，走进篱笆门，又想：“对，还有那个黄毛小子，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。”

— 苑 —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母亲已在院里忙着生炊，看到儿子回来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，挺顺利。”保尔回答。

母亲想要提醒他什么，可他已明白了。透过窗户，他看见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

“怎么，阿尔焦姆回来了？”他心里很不平静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留家里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库上班。”保尔犹豫着推开了房门。

魁梧雄壮的阿尔焦姆坐在桌边，背向保尔。他扭头看着弟弟，浓眉下的眼睛里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

“哦，会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？你可真行啊！”

“他全知道了。”保尔心想。“要挨骂了，或许更糟。”保尔怕阿尔焦姆。

但看起来，阿尔焦姆并不想动手。他坐在凳子上，胳膊肘抵住桌子，望着保尔，说不清那是嘲弄还是鄙视。

“看来你已大学毕业，满腹知识，现在倒起泔水了？”

保尔只低头盯着一块地板，专注地研究着一颗露出的钉子头。可阿尔焦姆从桌边站起来进了厨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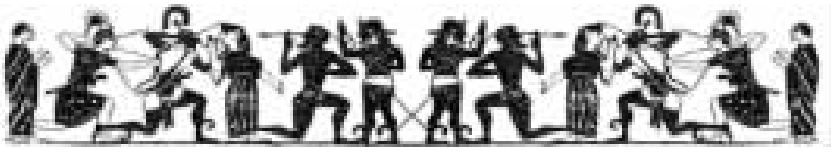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略微轻松了一下。

喝茶时，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清了保尔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。

“你这样乱闹，长大怎么行啊？”母亲忧心忡忡，“看他怎么办？他到底像谁啊？上帝，真让我费尽了心血！”母亲唠叨个不停。

阿尔焦姆推开空杯子，对保尔说：

“好了，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，但今后你要记住，小心



干活儿别乱耍花样，该干的都干好，要是再被撵走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妈妈为你操了多少心！可别到处乱惹事，到处闯祸。从现在开始，必须改好！先干上一年，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到机车库当学徒。倒泔水不会有什么出息！一定学会一门手艺。现在太小，一年之后人家或许会要你。我现在转过来了，要在这儿干活儿。妈妈再不用伺候人，见到什么样的人都得弯腰了。可你得千万记住，保夫卡，一定要好好做人！”

他站起来，挺直了健壮的身躯，穿上放在椅背上的上衣，然后对妈妈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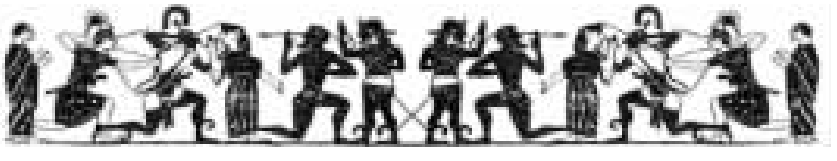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出去一会儿，一小时左右。”说罢，在门楣前一弯腰，出去了。到了院里，走过窗口时，他又告诉保尔：“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妈呆会儿会给你的。”

车站食堂，白天黑夜一直不断地营业。

这是个五条铁路交轨的枢纽站。车站上总是熙熙攘攘，除非到了深夜，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安静时间。这里，在车站上，有几十列军车开过，驶向各个方向，来自或奔赴前线。撤下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，送上去的都是大批身穿灰大衣的强壮士兵。

保尔已在这儿熬过了两年。这两年，他只看到了洗碗间和厨房。厨房是个大地下室，忙忙碌碌的有二十多人。十个伙计奔忙于大堂和厨房间。

保尔现在已比过去多拿两个卢布的钱。两年间他个子长高很多，也更结实了。但这期间他吃够了苦头。厨房里当下手，烟熏火燎干了半年，又被赶回洗碗间，原因是做得了主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头倔脑的小伙子。若不是干活儿特卖



力，他早就被解雇了。保尔能比任何人干得都快却不喊一声累。最忙时，他能端起托盘一步跨四五级台阶，飞似地跑到下面厨房，然后又飞回上边。

每天夜里，等到两个大堂都静下，伙计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打纸牌“二十一点”和“九点”，赌得神魂颠倒。保尔经常看到赌台上堆着一沓沓的纸币。但这么多钱并不让他惊诧。他知道伙计一昼夜的班，每人便能挣三十到四十个卢布。小费一次有一个或半个卢布。然后这些人便拼命吃喝拼命狂赌。保尔最讨厌这些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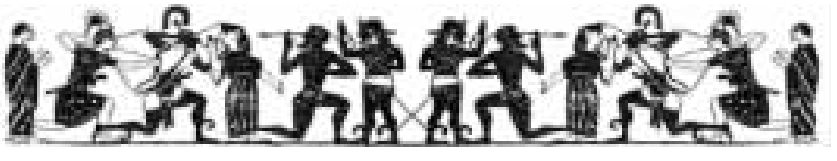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该死的混蛋们！”他暗自寻思，“假如我有阿尔焦姆那般强大，我肯定要揍扁这些坏蛋，揍扁他们，一定会！”

炉膛里的火苗跳动着，忽明忽暗，成了一条长长的，发蓝的火舌。保尔觉得这是在冲他吐舌头以示嘲讽和讥笑。

屋子里悄然无声，只有炉水的噗噗声和水龙头的嘀嗒声。

克利姆卡把最后一个被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上搁板，双手擦干净。厨房里没别人，当班的厨师正和干杂活儿的女工在更衣室里睡觉。每天夜间，厨房里有三个小时的空闲，克利姆卡都上来和保尔一起打发掉这段时间。厨房小徒工和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了。克利姆卡走到上面，看到了蹲在炉门前的保尔。保尔认为一个了不起的高级钳工，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。这些伙计，他们凭什么一天一夜就赚到这么多？

保尔因此把他们和老板一同认定成是外人，是对头。“这帮下三赖在此伺候人，老婆孩子在城里享福摆阔。”



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儿子带来，这些小孩儿都穿着中学生的制服；有时也把肥得像母猪的女人带来。保尔总觉得这帮人比老板还阔，还有钱。

夜晚，厨房的角落里，食堂仓库里，经常有些事情发生。保尔对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。他明白假如任何一个洗碗工和女招待，敢不收下几个卢布，然后便向当地的权势之人出卖肉体的话，那她们肯定就干不下去了。

保尔清楚地窥见了生活幽深的底层。霉菌的腐烂和泥沼的恶臭混成的气味迎面扑来，他厌恶无比，渴望新的事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外面的世界。

阿尔焦姆想让弟弟去当机车库学徒的事没能办成，因为那里不招未满十五岁的孩子。保尔总希望尽快离开这儿，机车库那熏得黑乎乎、大石块堆砌的房子吸引着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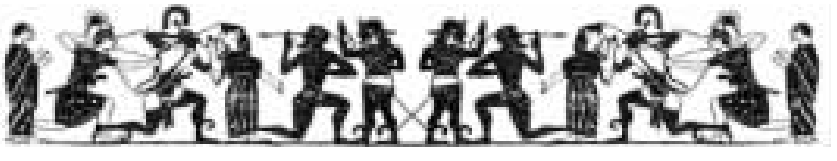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他经常出现在阿尔焦姆旁边，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，尽量帮点儿忙。

弗罗霞不再上班之后，保尔就更加憋气和莫名的烦躁了。

这个姑娘很开朗，也很爱笑。自她走后，保尔就更深切体会到自己与她的友谊多深厚了。早上他一到洗碗间，听见那些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吵吵嚷嚷，便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寂寞一份孤独。

夜间稍微清静的一段时间，保尔正往炉子里添木柴。他眯着两眼望了望炉火，炉内往外冒热气，感到很舒服。洗碗间现在没别人。

不觉之中，他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，他想起了弗罗霞，情景再一次历历在目。



那是个星期六，夜间可以稍稍地歇息一下的时间里，保尔顺着楼梯往下走，要去厨房。拐弯儿的地方，他因好奇而爬上柴堆，想看一看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。

那儿的人个个赌兴正高。扎里瓦诺夫坐庄，激奋得满脸通红。

楼梯上传来脚步声。保尔回头看到是伙计普罗霍尔正朝下走。保尔钻到楼梯底下，等他走过去。楼梯下黑咕隆咚，普罗霍尔看不见他。普罗霍尔拐弯儿往下走去，保尔看到他宽大的肩膀和肥硕的脑袋。

上边又有人走下来，脚步声听起来既轻又急。是一个保尔熟悉的嗓音：

“普罗霍尔，等一等！”普罗霍尔站住了，回头朝上望望。“什么事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，是弗罗霞。

她扯住伙计的袖子，压低嗓门嗫嚅着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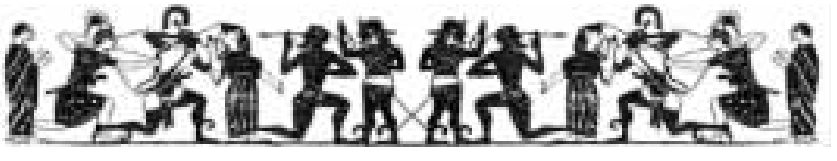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普罗霍尔，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普罗霍尔猛地甩开了弗罗霞的手。

“什么？钱？我没给过你吗？”他凶狠地反问。

“可人家给了你三百个卢布。”弗罗霞强忍着，没能大哭出来。

“三百个卢布？”普罗霍尔冷嘲热讽，“怎么，想全要是吗？千金小姐！一个洗碗女工值那么多钱？依我看，五十个卢布足够了。想一想，你多走运！比你干净的年轻太太，又有文化，也没拿这么多呢！睡上一夜就有五十个卢布，谢天谢地吧。这样傻的客人是不多见的。好了，待会儿我再给你十个，呃，二十个卢布吧。当然别死心眼儿，钱还能挣，我



会替你拉客的。”他扔下这最后一句话，转身进厨房了。

“流氓，混蛋！”弗罗霞追着他骂，然后在柴堆上伤心地哭起来。

保尔在楼梯下听到这番对话，又看到浑身哆嗦的弗罗霞——他此时此刻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，无法表达。他没有露面也没出声，只狠狠地抓着梯栏杆，脑海里闪出一个明确无误的念头：“她也被卖了。唉，弗罗霞啊！弗罗霞……”

保尔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了，周围一切均让人厌恶，让人烦躁。“哼，假如我能像阿尔焦姆那样就好了，像他那样有力气，揍死这流氓！”这时他发现了一位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，没有回头就招呼：“坐下吧，克利姆卡。”

小徒工躺在柴堆上，望着不说话的保尔，说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对着火练功啊？”

保尔费了半天劲才把目光从火舌那儿移开。他凝视着走来的克利姆卡，一对黑眼睛又大又亮。但克利姆卡第一次从朋友的眼神中体会出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悲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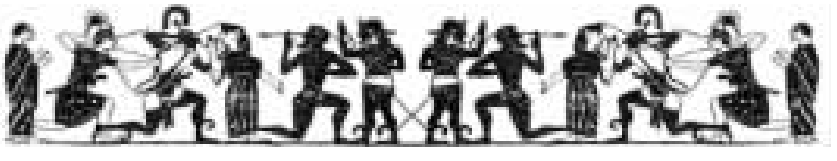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了，保夫卡，怎么怪怪的？”他过了一会儿又问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。

“什么事儿都没有”，他瓮声瓮气，“克利姆卡，在这里我感到憋闷。”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。

“今天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追问。

“你问今天是怎么了？我在这儿干活儿，头一天起就憋闷。你瞧瞧这儿，咱们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儿，回报是多少？谁高兴都可以揪你的耳光，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，老板雇咱



们是来干活儿的，他随便指使一个力气大的家伙，就可以揍我们。你拼命干，累得腰酸腿疼，自以为不会再被挑出毛病，可给某人端东西时慢一点——又被揍……”

克利姆卡连忙打断他：“别这样大声嚷嚷，被人家听见了会倒霉的。”

保尔陡然站起来：“听就听吧，反正我也不要再干。在轨道上扫扫雪也比这里强啊！这里简直是坟墓，都是恶鬼。他们拿着大把大把的钱，不把咱们当人看，对那些姑娘想怎样便怎样。长得漂亮点儿，敢不听话就撵走。招这么一批女难民——没地方住没东西吃。她们总得活下去吧，总得吃点儿东西不挨饿吧！她们什么事都得干。”

保尔简直已经怒不可遏了，克利姆卡真怕让别人听到。他赶忙把通向厨房的门关上，保尔却依然余怒未消。

“克利姆卡，就说你吧，人家揍你，你就不敢吭声，为什么不吭声？”

保尔用疲乏的双手托着头。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点儿柴，坐在保尔身旁。

“今天咱俩还读书吗？”他问保尔。

“书亭关门了，没书。”保尔回答。

“怎么？书亭怎么不做生意？”

“卖书的被抓了，搜出了什么东西。”保尔回答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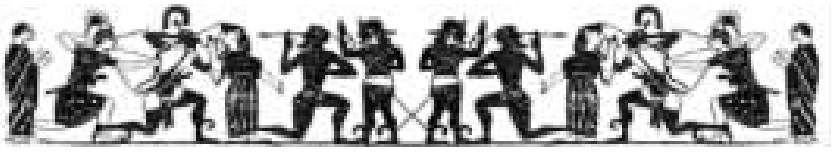
“凭什么抓他呢？”

“据说是有政治问题。”

克利姆卡看起来有些困惑地望着保尔。

“什么叫政治问题？”

“鬼才晓得！听说谁反对沙皇就有政治问题。”



克利姆卡吓得一哆嗦：“真有这样的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保尔回答。这时，门开了，格拉莎睡眼朦胧地走进洗碗间。

“小家伙儿，你们怎么都不睡？火车还未到时，睡上一个钟头。去吧，保夫卡，我替你的班。”

保尔丢掉这份工作，比他自己预料的还早。原因更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。

一月里寒风刺骨。保尔干完活儿赶着回家，但接班的还不来，保尔找老板娘，说要回去，可老板娘死活不放。已精疲力尽的他，只得接着干第二个一天一夜。天黑时，他实在累透了。在稍稍安静的一段时间，他还得赶在三点钟火车进站前灌满几锅水，然后烧开。

保尔拧开龙头却没水往外流。估摸是水塔坏了。他让龙头开着，想横倒在柴堆上歇歇气。不过他抵不过睡意，睡着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龙头响了，水流出来，漫了水槽，不多时便顺着瓷砖流向洗碗间地板。洗碗间如往常一样没人，水越积越多，从门底朝大堂流泻。

旅客们都在熟睡。一股股水流悄悄流到他们的包和箱子下面，但没有一个人发觉。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给泡醒，猛地跳起来又叫又嚷时，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。顷刻间，人们乱作一团。

水却依然流个不停，积水更多。

正在另一个大堂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，听到嘈杂声，踩着积水跑到门口，用力把门撞开。而原本被挡住的水，“哗”一下全涌进了大堂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